

唐蕃战争中的应龙城刍议

朱悦梅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 北京 100871)

[摘要] 应龙城是唐朝将领哥舒翰于青海湖海心岛上构筑之军城,旨在防御吐蕃在结冰期穿越青海湖向唐军发起进攻。由于该城地处青海湖中央,且岛屿面积较小,故学术界多怀疑其存在的意义,甚至认为是史书的虚构。本文从历史军事地理角度,指出该城是真实存在的,它的建成,阻断了吐蕃军队在结冰期穿湖北上的道路,对唐军在青海湖一带的驻防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 吐蕃;唐朝;军事地理;应龙城;青海湖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40(2007)02-0011-03

应龙城是在唐代对吐蕃王朝的战争进程中,由唐朝的名将哥舒翰于青海湖龙驹之上所建的一座完全军事用途的小城。龙驹岛在“青海中”,当指今海心山。海心山,俗称湖心岛,蒙古语“奎逊托罗亥”(Küisün Toloγ)。今天的海心山,位于青海湖中心偏南,是青海湖里最大的岛屿。海心山东西长,中部宽,两端窄,长2.3公里,宽0.8公里,面积1.14平方公里,形如螺壳,岛上最高点海拔3266米,拔湖78米。

关于该城之置,《旧唐书·哥舒翰传》有载,天宝七载(748年)哥舒翰“筑神威军于青海上,吐蕃至,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有白龙见,遂名为应龙城,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新唐书·哥舒翰传》亦记载说:“筑神威军青海上,吐蕃攻破之,更筑于龙驹岛,有白龙,因号应龙城。翰相其川原宜畜牧,谪罪人二千戍之,由是吐蕃不敢近青海。”同样的记载又见于《资治通鉴》卷216:“天宝七载,哥舒翰筑神威军于青海上,吐蕃至,翰击破之,又筑城于青海中龙驹岛,吐蕃屏迹不敢近青海……八载……顷之(石堡城),翰又遣兵于赤岭西开屯田,以谪卒二千戍龙驹岛。冬冰合,吐蕃大集,戎者尽没。”

这些记载都表明,应龙城坐落于青海湖的弹丸小岛上,系天宝七载(748年)由哥舒翰所建。建城的目的是为了防御吐蕃于结冰期间越青海湖对唐朝守军发动袭击。尽管两唐书对应龙城都有明确记载,司马光亦因循之,并进一步补充了更为详细的资料,但后世学者却对其军事价值存在怀疑。如《丹噶尔厅志》云:“神威城……今神威故城难定所在,即海中小岛,惟有石洞茅舍,而无城垒痕址,山峰孤悬,地亦逼窄,其上仅容羊四十,供三四人终岁之食,恐不可以驻军戍防。”^[1]崔永红先生亦言:“应龙城在‘海中龙驹岛’,也就是现在的海心山。但海心山孤悬海中,地甚逼窄,食水供应都很困难,既无筑城的条件,也无置卒戍守的必要。”^[2]后来,又有李智信先生揣测,“哥舒翰筑应龙城的真实意图绝不会是使‘吐蕃不敢近青海’,而是摄于唐高宗的淫威,怕因战败而受处罚,虚设城池,假以美名,用来搪塞朝廷”。史未明载,是因为史官好恶感所致,杨国忠欺瞒朝廷的劣迹,因其奸臣形象而为史家所注意并书于史册,而哥舒

[收稿日期] 2007-01-21

[基金项目] 本文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辛德勇教授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十三世纪以前中国军事地理研究”(05JJD770106)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朱悦梅(1969-),女,上海人,在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历史地理。

翰是唐代忠臣、名将,其功绩令史官帮助他在应龙城问题上设了一个很大的“骗局”。李先生甚至还推测早在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就是因为对应龙城的作用有怀疑,而在《资治通鉴》中将吐蕃攻克神威军改为唐朝军队击败围攻神威军的吐蕃军队^[3]。这些推测看似不无道理,但仔细琢磨,应龙城之设令“吐蕃不敢近青海”之说既然为两唐书及《资治通鉴》等史书所采纳,当不会全是孟浪之语。

可以确定的是,应龙城是真实存在的。据调查,岛东北部有一座古城遗迹,城东北、东南、西北三面都是悬崖峭壁,惟西南面与岛相连。城呈梯形,长210米,宽65.137米,东南、西南、西北三面各有四座马面,东北有两座马面。城开一门,在东南城墙正中,现已被拓宽至24米。城墙残高35米,基宽8米,夯土层厚1012厘米,城内有几处隆起的地势,据观察应为房屋建筑遗迹。城内采集到陶片、瓦片等唐代遗物。可以确定这就是唐代应龙城故址^[4]。应龙城不仅确实存在,而且它的存在使“吐蕃不敢近青海”,具有非常重要的军事价值。唐玄宗开元十四年(726年),“悉诺逻兵入大斗拔谷,遂攻甘州火乡聚。王君莫勒兵避其锐,不战。会大雪,吐蕃鞞冻如积,乃逾积石军趋西道以归。君莫率秦州都督张景顺约赍穷蹙,出青海西,方冰合,师乘而度。于时虏已逾大非山,留辎重疲弱滨海,君莫纵兵俘以旋”^[5]。这一记载说明,吐蕃在攻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时,因遇恶劣天气而不战自溃,遂走积石军西道,逾大非山(今青海南山),向南撤退。君莫所部追击至青海湖,正值“冰合”,遂“师乘而度”。以理度之,向南撤退的吐蕃悉诺逻军亦应该是以同样的方式渡过青海湖的。

青海湖的冰封期一般在每年的11月底至次年的3月,12月上旬形成稳定覆冰。据说,青海湖冰层的厚度可达数米,承载力很强。由于大风的作用,湖内的冰块被吹到东岸重叠积累,形成高达数米、长数百米的“水晶”冰山奇景。历史上著名的青海驢就是在冬季冰合之后,将良牡马带入海心山放养与繁殖而得。可见,青海湖结冰期,可以使局部区域成为平坦的陆地。

据史书记载,吐蕃军队由积石军西道北上是要经过青海湖的。《通典·边防》载:“[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吐蕃大论钦陵遣使请和。武太后遣郭元振往至野狐河,与陵遇。陵曰……若陵有谋汉之怀,有伺隙之意,则甘凉右地,既于积石,此道绵细,几二千里,其广者不过二三百里,狭者才百里,陵若遣兵出张掖,或出玉门,使大国春不遑种,秋无所获,五六岁中,或可断汉右界矣。”^[6]这里的积石指的就是积石军,其地在今青海省贵德县河阴镇附近^[7]。向西扩百里至二三百里,即为青海湖南之大非川、大非山一带。

开元十四年(726年)悉诺逻兵攻甘州所经大斗拔谷,即汉人所谓的扁都口,这是河西陇右南北交通之要冲,故唐朝于此地设大斗军^[8]。吐蕃侵河西之甘州,取道大非川,从积石军西绕过唐军防线北上,再到达扁都口,只能走青海湖西。因为在贞观、仪凤年间(627—679年)的青海湖东部地区,除积石军外,还分布着唐陇右道(后于710年,睿宗置河西节度使;715年,玄宗置陇右节度使)所辖的主力军——河源军,防务区域涵盖了湟水、黄河流域及青海湖一带。到开元年间(713—741年),唐朝又在陇右节度治下增置了七军二守捉等一系列军事建置。除黄河流域密置军镇守捉以阻吐蕃的东而进攻外,又以湟水中上游的安人军、白水军、绥戎守捉等构成自西向东的防线,再配合以定戎城、振武军等,形成了一条环绕青海湖区域的整体防线。

726年吐蕃军穿越青海湖攻甘州,败后被唐军追到大非山,两军的前沿交错地带虽然是在唐的青海湖防御区域之内,但这里已处于唐军事防戍体系的边缘,相对力量较弱,易于突破。故在天宝七载(748年)前,哥舒翰为加强其以青海湖为天然屏障的防御体系,增置了神威军,^①并在神威军被吐蕃攻陷后更筑应龙城以弥补这一地带的防戍力量。当时,哥舒翰在应龙城部署了两千兵力,要比石堡城的振威军

① 神威军不见于陇右节度的十军三守捉之中,盖因其新建之初即为吐蕃所攻陷,其地望也由于史料的匮乏难究其址。在与应龙城有关的不多的几条记载中,都只是含混地提及神威军在“青海上”,《中国历史地图集》将之标注于青海湖东北。在羌藏地区,当地人以地势的高低来区别地方的上下,这种“上、下”关系不仅在历史文献的地名及方位表现中常可见到,在今天的口头表达习惯中仍然保留着。这样的表达法在史籍中亦能找到互证。《旧唐书·吐蕃传》载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崔希逸击吐蕃一事,“希逸不得已而从之,大破吐蕃于青海之上”。同一事件在《玄宗本纪》中记作:“己亥,希逸至青海西郎素文子窟,与贼相遇,大破之,斩首二千级。”《册府元龟》卷九八外臣部征讨五亦因《旧唐书·玄宗本纪》用汉族人习惯的称法“青海西”。可见“青海之上”、“青海上”就是指“青海西”。因此,神威军之地望在青海西寻觅当不会有误。唐于青海西因袭隋西海郡之治置戍在军事防线上是极有必要的。

和振威军西的威戎军的管兵人数高出一倍^[9]。说明应龙城在当时是颇受重视的。

除开元十四年的战事发生在青海湖结冰外,天宝元年(742年)吐蕃之侵唐亦选择了结冰期。据载,十二月“戊戌,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及吐蕃战于青海,败之”^[10]。“破青海道莽布支营三万余众,斩获五千余级”^[11]。青海之战虽无确切战场地点,但结冰湖面无疑能为军事交通提供平坦易行的捷径。

开元十四年和天宝元年两役都发生在青海湖结冰之时,这对哥舒翰选择龙驹岛构筑应龙城当不无影响。毕竟这里夏季可成为唐整体防线上一段天然屏障,结冰期又是扼控吐蕃北上的交通要冲。值得注意的是,自748年应龙城筑成至安史之乱后哥舒翰于756年撤军,吐蕃确实没有再从青海湖以南向北突破过,如史籍所言使吐蕃“不复近青海十年”。之后再一次看到吐蕃军队出现在河西,则要到乾元元年(758年),当时论沱藏与悉颊藏达囊等领兵向凉州发动了进攻^[12]。

综上所述,哥舒翰应龙城之筑,在结冰期有防御吐蕃取道青海湖进攻唐军的作用,在夏季亦不失为唐朝保有疆土之象征,《新唐书·哥舒翰传》中所谓“更筑(神威城)于龙驹岛”,实际上就是要以新城行旧城之责。故在当时的特定时期和环境下,唐应龙城所具有的军事地理价值是不容忽视的。

后世学者之所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究其原因,应与下列因素有关。在藏族历史上,只有唐代的吐蕃王朝属于军事帝国,富有扩张精神。在此之后再没有出现像吐蕃王朝时期那样的大规模集团军作战,更少见高强度远距离的跨区域长途奔袭。特别是在青海湖地区,吐蕃王朝分裂后,由吐蕃地方政权割据,青海湖不再起连接高原腹地赴浩门河流域及河西走廊地区作战的空间桥梁作用,故吐蕃人不再复利用结冰期逾越青海湖长途作战,久而久之,人们对于青海湖冬季在军事上所起的平川交通作用失去概念化理解,而只以夏季水运条件的思路去看待这个问题,自然会怀疑应龙城存在的必要。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前引《丹噶尔厅志》所云神威城所在之“海中岛小,其上仅容羊四十,供三、四人终岁之食”,其所说的神威故城据作者所言是更筑后的神威城,即应龙城,因“有白龙见,更名曰‘应龙城’”者。从作者所描述的“无城垒痕址,山峰孤悬,地亦逼窄”可知,是作者误将距湖西岸很近的鸟岛当作了唐代的龙驹岛。

应龙城的存在及其军事意义虽然是一个小问题,但却反映了青藏高原特殊地理环境对作战形式的制约与影响。吐蕃人喜于秋冬季出战,这就与其所处自然地理环境以及由之而形成的人体生理特性和游牧制度有关。

以上仅为个人的粗浅想法,提出来祈请方家教正。

参考文献:

- [1][清]杨治平.丹噶尔厅志[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311.
- [2][3][4]李智信.唐代河源军、安人军、合川郡界守捉、绥和守捉等地望考[J].青海文物,1990,(4).
- [5]新唐书·吐蕃传上(卷216)[Z].
- [6]通典·边防六·吐蕃(卷190)[Z].
- [7]李智信.唐代黄河流域青海希诸军镇[J].青海文物,1989,(2):45.
- [8][唐]李林甫.元和县志·陇右道下·凉州(卷40)[M].北京:中华书局,1983.1018.
- [9][唐]李林甫.元和县志·陇右道上·鄯州(卷39)[M].北京:中华书局,1983.991.
- [10]新唐书·玄宗本纪(卷5)[Z].
- [11]资治通鉴·玄宗天宝元载十二月(卷215)[Z].
- [12]王尧,陈践.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吴铭 责任校对 李晓丽)